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八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學記

學記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

襄三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和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得而可以入官矣以此勸始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者亦必以禮樂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禮以教性之中而易慢之心不萌樂以教情之和而鄙詐之心不入則由教者在所進而不帥者在所懲故入學

鼓篋而孫以出其業所以進之也夏楚二物而扑以
收其威所以懲之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
之撻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
慢者夏楚收其威之謂也然則教之大倫先禮樂者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故也天子之學曰辟
廱辟之以禮廱之以樂則太學始教以禮樂可知由
是觀之禮樂豈不為教之始終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之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凡物操之則急縱之則慢故縵之為樂鍾師磬師教而奏之所謂操縵則燕樂而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衣冠不純素所服采服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子衿之詩曰青青子衿子寧不嗣音蓋

嗣音絃歌之音也青衿雜服之類也未冠之士責以嗣音服以青衿則安弦安禮始學者之事也然則安詩安樂何獨不然詩有六義比興與存焉學博依則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比興以名之也教有三物六藝與存焉興其藝則德行成於外賔興以勸之也賔興以勸之則人人未有不自勸而樂學矣然操縵博依雜服之類音學之末節始學者之所及也故安弦必始於操縵安詩必始於博依安禮必始於雜服是皆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可謂善學矣安弦而後安詩學樂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而後立禮之意也夔教冑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内則就外傳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者之終始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善歌者直已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

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非得鼓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兊赤於離黑於坎

黄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則潤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是之為天君盖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隷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莊子曰五官皆備謂之天樂盖本諸此不然則六鑿相攘心從而壊矣

衰有斬有齊功有大有小而緦則一焉所謂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為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廸之而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敎也緫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

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去心以感物雖動猶靜由心以感物無靜而非動無靜而非動則物足以撓之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宫宫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宫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不生

心而生聲聲動不生聲而生音語樂則末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

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舜作樂以賞諸侯而曰觀其舞而知其德孔子語樂於顏淵而曰樂則韶舞其知此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域非變之曲折不足以成之則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文有青黄赤黑之異飾非聲之雜比不足以成之則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

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經不云乎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不言聲者音之所起由乎聲聲之所起由乎心聲音具而樂成言音之所起由人心生則聲固不待言而喻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是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為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

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眺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眺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

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寛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窮人心之本知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

失而治道舉矣若夫不知慎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智詐愚以勇苦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此言哀樂喜怒敬愛感物之序也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自然之序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措之而已今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之作樂也必謹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内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謹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

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偽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謹所以感之之效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本諸此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謹所以感之而以禮樂政刑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政刑備治道相為終始故也

樂書卷八

樂書卷九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孔子曰君子之音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温柔之動不存乎體為

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甞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甞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為名音以雜比為

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

沾懘之音矣

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宫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黄鍾以本之黄鍾之管以九寸為度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

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火音也其數五十四其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水音也其數四十八其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

益一而上生角角木音也其數六十四其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為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為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為不足以為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為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晏子道景公以徵招角招作君臣相説之樂雖主興發以為事補不足以為民亦舉中見上下

之意皦然角調於春徵調於夏宫調於季夏商調於秋羽調於冬此五聲適四時之正也若夫師文之鼓琴當春而叩商弦凉風隨至當夏而叩羽弦雪霜交下當秋而叩角弦温風徐廻當冬而叩徵弦陽光熾烈命宫而總四弦則慶風景雲不旋踵而會是又五聲名四時之妙非所以為常也語其常則五者之音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不亂尚何有怗懘之淫聲乎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

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為羽天數五奇地

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宮亂聲荒而不治則君驕而不敬商亂聲陂而不斂則官壊而不修角亂聲憂而不喜則民怨而不和徵亂聲哀而不樂則事勤而不濟羽亂聲危而不平則財匱而不給國語曰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豈不信歟傳曰聞宮音使人温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

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宫亂而君驕失温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壊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為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宫聲方正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誤矣傳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細抑大陵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五聲皆亂而不治則倡和清濁迭相陵犯而不相為經非所謂

聲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氣有滯陰亦有散陽而㳫濫之淫聲作矣慢孰甚焉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内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於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師延為桑間濮上之音則紂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不止過聲不中凶聲不善

慢聲不肅是聲莫輕於淫莫甚於慢亂國之淫聲未至於慢亡國之慢聲其去淫遠矣記者所以再言之大司樂所以禁之者示深戒之意也極而論之大司樂凡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以禮天神繼之以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以禮地示終之以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以禮人鬼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不過是三宮而已猶之夏商周三正三統之義也孰謂

五聲之外復有變宮變徵而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律三百六十音邪漢焦延壽京房之徒謂安攙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六十律法建日至之聲黄鍾為宫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蕤賓為變徵甚者謂律有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考之於經則無據施之於樂則不龢豈非遷就傅會以滋後世之惑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樂為音之藴音為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為樂論倫無患以為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

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凡音由人心生以心為主也凡音生於人心以音為主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心感於内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樂發於聲則中之為宫章之為商觸之為角驗之為徵字之為羽此五聲

原於五行者也聲寓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此八音以遂八風者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國語曰政象樂樂從和經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則政者通乎聲音之道而正之者也是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六馬仰秣於伯牙之琴流魚出聽於瓠巴之

瑟是已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喜於聞新聲是已君子則不然仁足以盡性術智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孔子聞韶於齊為之三月不知肉味非窮神知化孰究此哉然聲樂之象音樂之興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豈非所謂和大樂以成政道之意歟觀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以安賔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内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賔客遠足以説遠人微足以作動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歟子張問政孔子對之以明禮樂之道此論知政特言審樂者審樂則禮可知矣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

樂則幾於禮矣

宮主周覆生於黃鍾之九寸而其聲宏以舒徵主合驗生於林鍾之六寸而其聲貶以疾商主商度生於大蔟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主翕張生於南吕之五寸而其聲散以虛角主善觸生於姑洗之七寸而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其因而九之則一也

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濟濁之變

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是知音必自聲始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知樂必自音始故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蓋禮主節樂主和和勝則流而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是樂不徒作必有禮焉豈非以禮為理以樂為節之意歟自迹求之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塤篪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

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樂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周官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禮樂廢而邪音起危削侮辱之本也可謂知樂矣何妥謂知樂則幾於道諒

哉此言君子為能知樂孔子閒居言君子達禮樂者
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是知之
者不如達之者達之者不如明之者君子之於禮樂
知之於始達之於中明之於終其序然也

樂書卷九

樂書卷十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

今夫伯夷得於禮而不得於樂非有德也夔得於樂而不得於禮亦非有德也所謂有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關雎之詩以樂而不淫美后妃之德則樂者樂也不淫者禮也靜女之詩以城隅彤管剌夫人無德則俟我城隅禮也貽我彤管樂也后妃以得禮樂為有德豈不信哉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由是觀之德者得也能無失乎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未能以無德為德而德乎不德非

體道者也同於不失德者而已其德雖與上德同其所以有德則異矣莊周謂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固非周不知言也其亦救文勝之弊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

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為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朱弦而通越一也蓋清廟頌文王之德升歌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弦朱則其音濁而不清越疏則其音遲而不數倡之一而歎之者三而止耳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幽鬼

享用人義而貴時故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猶生事之有饗也羞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為主而其祭為禘食以陰為主而其祭為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為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為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

乎左傳所謂大羮不致此也傳曰朱弦洞越大羮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則清廟之瑟至於遺音者防其淫侈之意也大饗之禮至於遺味者救其彫敝之意也列子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未嘗發之聲未嘗呈之味豈所謂有遺音遺味者乎昔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

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天下治也後世瞽瞍判五弦之瑟而為十五弦舜益以八而為二十三弦莫不寓君臣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絜齊人情使之淳一於行也觀大司樂以雲和之琴瑟祀天神空桑之琴瑟祭地示龍門之琴瑟享人鬼是知書大傳舉清廟大琴練弦以見瑟此舉清廟之瑟以見琴矣漢武帝作二十五弦之瑟以祠太一后土而已其去古也遠矣今夫大饗之名則一而其别有四郊明堂之

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之饗諸侯兩君之相見而已易曰饗于帝月令季秋饗上帝饗帝之禮也此與禮器所謂大饗饗先王之禮也大司樂所謂大饗饗諸侯之禮也哀公問所謂大饗兩君相見之禮也與春秋之饗老孤諸侯之聘饗大夫之相饗異矣清廟之瑟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以寓至樂有無窮之意也與所謂五帝三代之遺音者異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清廟之歌壹倡而三嘆朱弦而疏越一也尊之尚玄酒俎之尚腥魚豆之先大羹一也然則先王因人性而制禮順人情而制樂非以極音致味窮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而已蓋各當其分之謂平復其本之謂反平其好非作好也遵王之道而已平其惡非作惡也遵王之路而已教民如

此有不反人道之正耶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利動而主情貞靜而主性平其好惡而使人各當其分則情有所若矣反人道之正而使人止於一則性有所復矣然則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非本此歟今夫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為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頌音容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

原闕

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内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偽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故
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衰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聘
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患起矣故先王之
制禮樂而人為之節因人性有哀死之情為制衰麻
哭泣以節之因人性有和樂之情為制鐘鼓干戚以

和之有男女之情爲制昏姻冠笄以别之有賔主之情爲制射鄉食饗以正之葢居喪以哀爲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以三爲升數而其貌若苴齊衰以四五六爲升數其貌若枲大功以十八九爲升數而其貌若止小功緦麻以十五爲升數而去其半則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齊衰對而不言其哭若往而反大功言而不議其哭三曲而偯緦麻議而不及樂則哀容可也

女至於擊胷傷心男至於稽顙觸地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鐘鼓以聲文事先王以之飾喜焉干戚以容武事先王以之飾怒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陰為昏故也夫曰姻陽為大故也陽大而小因之陰昏而明合之則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别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

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周禮所謂婚冠親成男女如此而已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使人存争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

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賔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賔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賔禮也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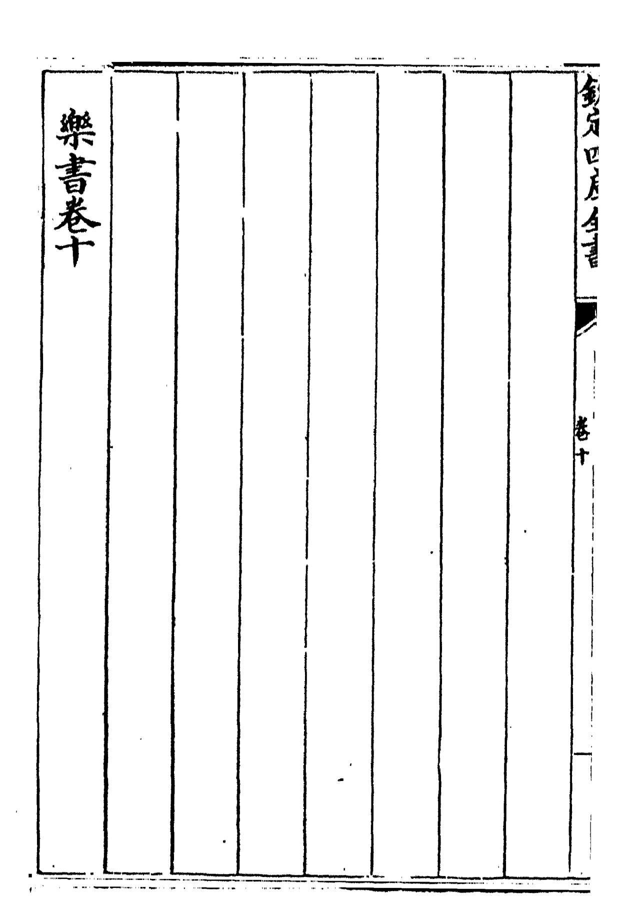
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禮運言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又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繼之以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然則樂記不及祭御朝聘者舉喪以見祭舉射以見御舉和樂以見朝聘故也言衰麻哭泣之禮於其始言昏姻冠笄射鄉食饗之禮於其終而以鍾鼓干戚之樂居其中者以明有禮必有樂以和之亦舉中見上下之意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為化民於未偽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偽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缺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

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然志氣之帥也心形之君也君行而帥從心動而志隨樂以道其志順而出之也禮以節民心逆而反之也禮樂刑政一也所以同民心於內則治道之所自出王道之始也四達不悖於其外則天下往矣王道之所由備豈特出治道而已哉

詩序言王道成此言王道備者成則無虧而已備則成不足言之



樂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左根麟

樂書卷十一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雷出地奮豫之所以作樂也先王以之道天地之和

上天下澤履之所以為禮也先王以之明天地之別故樂主和而為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為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樂勝禮無以節之則流而忘本禮勝樂無以和之則離而乖義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為同而有異焉故樂

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為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以樂防情而教之和故足以合相親之情以禮防僞而教之中故足以飾相敬之貌是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及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隂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斯所以為禮樂之道歟然立於禮成於樂學道之序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先樂而後禮者樂記以樂為主故也言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之類亦此意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禮自外作有數存焉而其本在義樂由中出有情存焉而其末在文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

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好賢如緇衣好之至也惡惡如巷伯惡之至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

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末之有也莊周謂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終之以太平治之至者此㪺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别而言之此兼刑以為政何哉曰孔子將為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為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故孔子論為政齊之以禮為先而刑次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瑩天功明萬物陽之道也樂由之來焉則域乎動矣幽無形深不測陰之道也禮由之作焉則域乎靜矣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為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為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為動言文則知靜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

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爲質也以易求之樂生於天一之水而其聲爲可聽禮生於地二之火而其形爲可視坎水也於卦爲陽而至陰藏焉故静離火也於卦爲陰而至陽出焉故文豈非坎者物之所以歸根而復静離者物之所以嘉會而文明故耶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所以示人者

一於易而已夫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所以示人者一於簡而已易則於性有所因簡則於理有所循樂也者性之不可變者也其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其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非易而何大饗之

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非簡而何然樂失則奢非樂之大也禮失則煩非禮之大也禮樂之所以大者未離於域中其聲可得而聞也其形可得而見也若夫聲泯於不可聞之希形藏於不可見之夷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豈所以為禮樂之妙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禮樂皆得豈不謂之有德邪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為同禮以修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蓋怨乖道也無怨則人道盡矣爭逆德也無爭則人德極矣揖讓而治天下動無我非者禮樂而已此傳所謂陳禮樂盛揖遜之容而天

下治也堯舜至治之極不過法度彰禮樂著拱侯天民之阜而已豈非古人所謂揖讓而治天下者其惟禮樂乎荀卿曰樂者出以征誅則莫不聽從文以揖讓則莫不從服記言治天下及揖讓而不及征誅者禮樂以文德為備故也對而言之樂主於無怨禮主於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顔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内諧而外無怨也言無怨則容或有焉與詩稱無

妬忌同意言不爭則直不爲爾與詩稱不妬忌同意

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

不讓至于己斯亡則禮不至可知傳謂禮樂偏行則

天下亂矣其亦矯枉之過論歟言禮樂之至先樂而

後禮言治天下先禮而後樂者樂出於虛載道而與

之俱形而上者也禮成於實與器而大備形而下者

也自形而上言則樂先乎禮與易繫言易簡先乾後

坤同自形而下言則禮先乎樂與易言闔闢先坤後

乾同然治天下在禮樂而不在道德在宥天下在道德而不在禮樂茍自禮樂而進於道德則無為而在宥天下尚何事揖讓之勞以治之乎莊周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此則禮行矣

先王之於天下達禮樂之原舉而措之而已舉樂而

措之則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賔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舉禮而措之則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而不離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而不亂以敬四海之内則立愛自親始而足以教民睦立敬自長始而足以教民順天子如此則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盖達者必行行者未必達禮為樂之始故言行樂為禮之成故言

達樂雖達矣有所謂行禮雖行矣有所謂達樂行而倫清則中國如出乎一人故言諸侯百姓而以天子不怒終焉禮達而分定則天下如出乎一家故言父子長幼而以敬四海之内終焉然則兵革言試五刑言用者兵革必試而後用與詩言師干之試同義五刑用而不必試與書言五刑五用同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

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為和秋冬與物辨而為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樂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禮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節而其用實同之故同於和者和亦得之同於節者節亦得之非成天地之能而官之者也故可名於大矣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為一非特同之而已同之與易所謂與天地相似同意與易所謂與天地準同意中庸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繼之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豈不終始一致歟樂以統同其和則百物不失禮以辨異其節則祀天祭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天神遠人而尊致禮以祀之是以道寧之也地示近人而親致禮以祭之是以物接之也或致道以寧之或備物以接之非特報其生成百物之功而已亦所以寓節莫重於祭之意也均是和

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也者道天地冲氣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者也故其大與天地同和其妙為天地之和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為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至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則不能與此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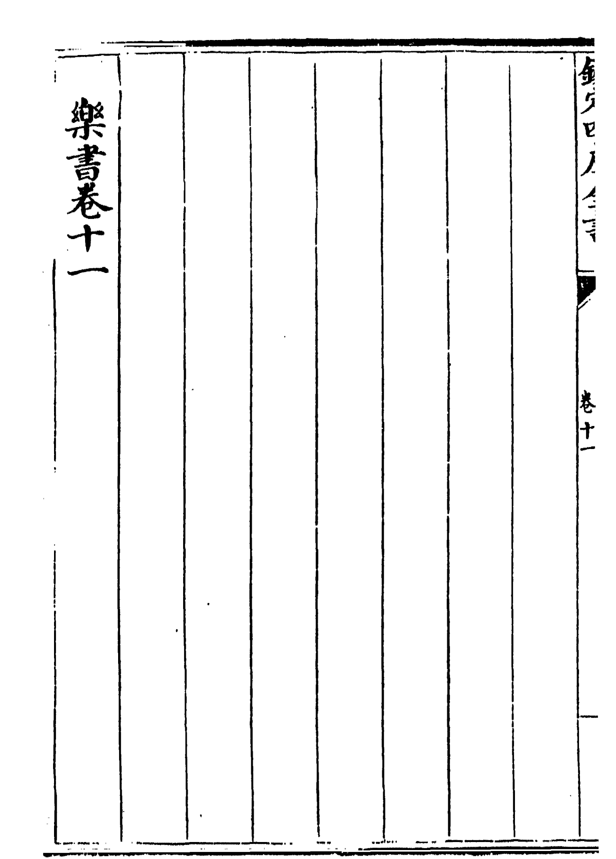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主乎施大禮與天地同節而主乎報主乎施則生成百物而無所失主乎報則祀天祭地以報其生成之功而已用是以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萬物莫不

尊天而親地樂由天作而其道尊禮以地制而其道親神則聖人之精氣屬乎陽而尊鬼則賢智之精氣屬乎陰而親彼尊而我尊之敬之所由生也彼親而我親之愛之所由生也經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是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仁近於樂而同愛者仁之情也義近於

禮而合敬者義之情也仁於愛親有以同四海之愛義於敬長有以合四海之敬則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孔子曰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如此而已兩謂之合一謂之同禮主敬而為異故言合樂主愛而為同故言同與儒有合志同方同意若夫自禮樂之情同言之則禮之敬也樂之愛也以異而同而已均謂之合不亦可乎雖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

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卷十一

樂書卷十二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無事而不有禮無文而不有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

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
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
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
而有所謂文所謂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
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
是也特絶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絶遠矣
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
言之一也故詩曰殊異乎公路五帝殊時三王異世

亦可類推矣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莊敬恭順皆禮也情主於合敬欣喜歡愛皆樂也情主於合愛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太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為用樂以和為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

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沿也今夫禮以時為大而先王因時以作事故堯舜之時有事於揖遜無事於征伐湯武之時有事於征伐無事於揖遜則事曷嘗不與時並哉樂以功為主而先王因功成以作樂故堯舜功成於揖遜而樂以大章大磬名之湯武功成於征伐而樂以大濩大武名之則名曷嘗不與功偕哉蓋事在人時在天事與時並則與之併而為一也名在彼功在我名與功偕則與之偕而相比也今夫明

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也所以不相襲者禮樂之文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豈曰情之云乎經曰事不節則無功孟子曰有其事必有其功荀子曰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莊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是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禮制於治定而為功之始故以事言樂作於功成而為事之成故以功言敵而言之如此總而言之雖發揚蹈厲之蚤亦曰及時事也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先王之為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為鍾其用統實以象地節之革而為鼓其用大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為管籥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為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

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治逸者其行綴遠其治勞者其行綴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鍾鼓拊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為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簠之所以為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有子道焉有妻道焉簋之所以為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為器也

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為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象在其中矣龍之為物出入隱見莫之能制而裼襲如之裼則見而成章襲則隱而成體故一升一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質在其中矣然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蓋

聖者明之出明者神之顯故知而作之者為聖識而述之者為明其知神之所為乎曲禮曰聖人作為禮以教人又曰君子退遜以明禮聖作明述之辨也别而言之先作後述者聖明之序也合而言之先明後聖者述作之序也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

人所為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内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内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别

至隂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

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之敦和禮之別宜亦如此而已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以化而至樂得矣和故百物皆化之謂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序故羣物皆別之謂也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與易乾稱六龍同意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

言羣物以統之與易乾稱羣龍同意言禮者天地之序又言天地之別何也曰天地故有序矣所謂別者因其序以別之原禮之始則為天地之序要禮之終則為天地之別經不云乎序故羣物皆別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為同樂由

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為異蓋由天作則有所循而體自然與孟子稱由仁義之意同以地制則有所裁而節之與孟子稱行仁義之意同對之則其辨如此通之則禮亦可以言由與作矣故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為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為淫樂能無暴乎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暴反乎好善而過作則暴豈非未盡善之意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作後制禮樂之序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先制後作制作之序也由是觀之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而制之非成能之聖人疇克之哉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故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詩曰於論鼓鐘豈兼情文之義而論之歟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怨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皆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内

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莫非樂之情也論倫無患者情之和窮本知變者情之中和則審一而足以率一道中則通上下而足以理萬變此樂所以為中和之紀歟若夫休樂而無形幽昬而無聲於人論者謂之㝠㝠所以論情而非情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誠非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為禮之質乎禮非

特有質蓋亦有本焉夫禮本於太一成於太素則太一本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禮運言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繼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繼之五行以為質語曰本立而道生傳曰性者生之質是本先於根而存乎道質先於幹而存乎性忠則不欺於道而為德之正信則不疑於道而為德之固此禮之在道者也故謂之本行有所修而不廢未必不顧言言有所道而由行之末

必不顧行此禮之在性孝也故謂之質本固不止於忠信故孔子之言儉戚左氏之言孝亦謂之本焉質固不止於言行故其德中正其行無邪亦謂之質焉蓋儉戚非禮之中孝非禮之末故與忠信同為禮之本乾之九三重剛不中而與時行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其於禮之本可謂體之矣擬言於法言得其正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故中正無邪與行修言道同為禮之質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抑又閑邪存

其誠言行謹信而不伐其於禮之質可謂體之矣以行修言道爲禮之質則修身踐言爲禮之文可也以忠信爲禮之本而以義理爲之文則不可矣今夫義出於道德理出於性命人心之所同然聖之所先得者也以之爲禮之文殆非聖人之言豈漢儒附益之妄邪

樂書卷十二

樂書卷十三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坤也者地也以敬為德以順為道故言敬以直内而莊舉矣言坤道其順乎而恭舉矣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裁之而已有不謂之制乎易曰巽德之制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蓋巽不主一節因物而已義不主故常度宜而已禮之因物節文以從宜亦何異此禮之制先莊敬後恭順禮之教先恭儉後莊敬何也曰責難之謂恭閑邪之謂敬其教則閑邪後於責難其制則

德先於道故其異如此言樂則情而後官言禮則質而後制者蓋司伺末者也官探本者也樂之情則易流而已無官以主之或至於忘本此官所以後乎情禮之質則樸素而已無制以裁之或不足於華藻此制所以後乎質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

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内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

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皆文之以
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
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
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
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祀祀社稷五祀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
饋食祠禴嘗烝以享先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

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為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為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為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秩于山川則事于山川矣徧于羣神則事乎鬼神矣神無方也在天所謂

天神在人所謂乃聖乃神在鬼凡所謂鬼神是也然則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之謂歟禮器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蓋禮樂用之宗廟則仁義而孝慈服用之社稷則殽地而百貨極

事乎山川鬼神則興作制度而百度正凡此無非寓之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已置法以民然則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何也曰社則五土之神生物之主者也稷則五穀之神養人之本者也宗廟

則祖妣所居族類之本者也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以位左右序之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以本仁義序之於宗廟社稷言用以見事於山川鬼神言事以見用互備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不有王者之德而有王者之位不敢作禮樂焉不有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亦不敢作禮樂焉故孔子有德無位於禮不敢作也執之而已於樂不敢作也

正之而已況其每下者乎蓋功不至於凫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内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惟烈之後也揚子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不其然乎王通嘗謂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是雖拘之三十年

不猶愈於齊魯二生期之以百年邪漢去二代雖近
然兵革未偃於天下遽起綿蕝之制其為智亦疏矣
然則如之何而可宜莫若效周公所為而已中庸言
非天子不敢作禮樂此特言王者天子以德王者以
功故也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
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功有小大治有詳略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

周之興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祭義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荀卿曰始終具而聖人之道備是具於備為微備於具為全也聲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為備樂也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然則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為具禮也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為大合樂

禮運以血毛腥熟合亨爲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覩矣變具禮爲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已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今夫冕而揔干以樂皇尸而天下

樂之者天子之所獨而人臣無與焉惟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魯得以用而祀之然則隱公考仲子之宫楚子園館於王宫之側而將擅干萬舞之奏豈得逭春秋之誅耶對而言之樂言備禮言具散而言之樂亦可謂之具詩曰樂具入奏是也禮亦可謂之備經曰禮備而不偏是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五帝體天道而官天下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

人道而家天下故以王號而應乎人蓋三月成時三十年成世時則陰陽運量有法度存焉天之所為也世則前後推遷有歷數存焉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而殊時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而異世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因時作之以象成而已惡得而相沿夏后氏之禮尚

質周人尚文商人文質之中皆因世制之以從宜而已惡得而相襲顔淵問為邦孔子告之以夏時商輅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為表裏矣觀孔子之論五帝以為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而成於黄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矣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帝高辛為之不知奚據而云是亦不求聖人之意也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

者其唯大聖乎

樂由陽來而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由陰作而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矣而不以反為文則㝠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矣而不以進為文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教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禮備而不缺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今夫樂道極和禮道極中極和則樂而不憂極中則正而不偏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大聖人之事也自非以禮樂

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者疇克爾哉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高地下尊卑奠矣禮所以為天地之序也萬物散殊小大分矣禮所以為天地之別也流而不息陰陽運矣樂所以為天地之和也合同而化形質易矣樂所以合天地之化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豈不為禮制行乎在記陰陽相摩天地相

蕩而百化興焉豈不為樂之興乎禮以相敬為異必

資制而後行樂以相親為同無所資而自興故於禮

之行言制而異於樂之興也會而言之如此通而言

之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則禮非不可以言興樂

行而倫清則樂非不可以言行天高地下以位言天

尊地卑以分言流而不息以氣言論而不息以文言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春則物作而始之天造草昧之時也秋則物斂而實

之人為輔成之時也夏則物出而相見人道之戒也冬則物藏而相辨天道之復也自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所以為仁自秋徂冬為人反而之天所以為義蓋樂由陽來而仁近之仁陽屬故也禮由陰作而義近之義陰屬故也仁主乎愛而樂合之義主乎敬而禮合之豈亦仁藏於禮樂之意歟然仁近於樂而樂非仁也義近於禮而禮非義也仁義非禮樂不行禮樂非仁義不立此荀卿所以言仁義禮樂其致一也

凡此論四時之仁義為然若夫語仁義大全豈止近
禮樂而已哉孔子以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合而言之
也與言堯舜之道孝弟同意孟子以禮節文仁義而
以樂樂之别而言之也與言孝近王弟近覇同意莊
周謂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雖退
而賓之可也彼豈以仁義禮樂為不美哉誠欲慄慄
為天下渾心而已鄉飲酒義以天子之立左聖鄉仁
右義背藏酳四時之序與此異者彼主鄉飲酒之禮

言之非别禮樂而言故也

樂書卷十三